推篷寤語

推蓬寤語叙

往見同年周子叔夜亟稱中條李君為也敦行寡儔嬰紛紛紛道者至博涉典籍特其緒云爾詳核生平無妄語余間窮覽之既余臥病山中杜門且十餘年而中條君忽持其所著推蓬

寤寐睡食、之文而讀之大都皆脩
德治身之要且程聖經多所發
明如論易損象曰懲忿高如山窒
深似澤論孔子戒之在鬬曰不
必鬬狠終有勝心即自傷和此
皆先儒未發之旨至世所趨為
無關理性者一切目為外物斥

孰其言之也君好讀書即釋官曲藝而皆究心乃旁及二氏取其言之近理者析衷於吾儒之教不悖使學者不眩於所從而誘掖造就之言默寓其間迺毗議之篇又張商確時事切中利病尤足窺君用世之具嗚呼是

不足成一家言乎在昔我之史於
讀墳典立宗即以著聞當時而
處如鄭僑遷不知為政之道於
則叔孫之魚稱於君固有以也
君之先大夫海樵先生嘗留心
當世安得及時務輒為追敘本
想考究得失如指何漫海畫之

兩孫依余說旁聽之以爲忘倦乃不究其用而以貽君之學子蓋有所受之也余生平無他長雖性嗜學每與耕夜剖析疑義至授所見辨論往復今觀中像君此刻庶幾與廣陵散同調矣卷末復載耕校遺經圖像余童有

幾爲故爲述今昔所聞見者如此乃若寓言之義則余方在塵中未足以知此也

隆慶辛未冬十一月吉旦南湄

李昭祥書

推篷寤語引

太史公言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士稱焉然左馬李杜論説不得而廢之、家之遍千古莫蔚至譚其作者首撰述之功與經綸物之豪人偉哉不盡之緒壹則必兼之史以籍不兼之史籍乃必發之言

宗逸旨以驚奇破不羈之士也
通今該光薦氏揆遂寵渥則
是至綜太玄之遂宅雲深沉
説梵之彝而更生延種窮象罔
之奧而陌陽謀閭與能以詞奇
破不羈之士不識之麟甚至史以籍
而僅探之玄宗之逸旨在耶然
忘之先為氏家學之傳則有大

文靜嗜學濟濟乃爲海樓憲副冀

裘雲燦燿葉星煌爲之縮其

菁華而遺之以當世朗照也夫

以元爲氏之手使一篇纔於此壺

馬馳已樞未怒法以一管吸頓悟壺

壺而咀英擷實倘實如是已非

自至江湖岑寂以汲之紆之得

之者如此大要出所以必隔之個

僅非常之士乃克焉繼君子者々
狂擅長也余因務重元薦氏之
聯贊一言而簡屢以文品評次
第參縱以東卑思旁操舒
之寢之子前敘詳之矣余乃
之云

錢志學聖初甫識

推篷寤語自敘

舟之亡所見者篷蔽之人之懵所知者寐障之舟匪篷則丹厓碧流在望矣人匪寐則開戶發牖昭如矣非心目不及也物翳之也物翳去則心光目色朗然發矣余夙慕古人奇節軼行操鉛槧以干有司之知恒欲稍稍施用於世顧性拙命奇迍不如志馳逐而不知止久矣夫余之寐也歲庚午始捐舉子業謁

天曹選將從遊搢紳先生以求通余寐焉挂帆北征時適春莫毎推篷坐舟次縱觀淮徐齊魯之風物

長洲吳曜書

仰瞻太山之磅礴北顧黃河之奔流盖天下之大
觀幾得其半矣迺喟然歎曰偉哉山川天其假此
以通余之瞶瞶耶夫六藝之囿至廣道德之淵至
深其高達于無上其卑入于無下藏若江海達若
康莊學者曠然而通爽然而明則內外之分弗淆
榮辱之情靡忒即鍾彝竹帛猶且與吾性不相涉
入也況乎挈量進退于咫尺間哉余自少迄玆鑽
研故紙汎濫諸家窮晝夜之力不廢且濡染先公
遺訓咨諏先達名言孜孜惟恐不逮者歷廿餘年
矣玆遊也迺因舟中多暇摅夙昔所知觧表見古

今嘉閒懿行可垂世則者間附已意形之楮素累數百條總若干卷庶幾哉啓昔之寐而爲今之覺乎雖然昔人有言夢中說夢自以爲寤矣匆匆然與人言之不知其尚寐也余之寤也毋乃類此其方夢也不自知也夢之眞醒也不自知也同余夢者亦不知也惟先覺者知之今學士大夫高明俊爽輝映先後其於道德閫奧固有神悟而心解矣余也幸覯太山之崇高與黃河之縈帶且仰覲

天子宮闕之宏麗矣而非求如歐陽子之文章與韓公之才抱若蘇子所稱者以盡余之大觀則又烏能

自已也因名曰推篷寤語以俟當世之先覺君子

隆慶庚午四月既望雲間李豫亨元薦甫敘

推篷寤語目錄

推篷寤語目錄畢

天水趙謙光曰始先生之論著是書也隨得輒書末嘗以類相從猥以校讎辱不敏得受而讀之校且竟析其書爲篇者六以象陰六之數析其篇爲卷者九以象陽九之數又析其篇爲類者三十以象三十輻共一轂之數總計爲章者五百五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天數五地數五因而什之爲五百五十而其數適相脗合也編成以復先生先生矍然曰鄙人惡足以當之哉迺于篇端各弁之小敘于是類別義明爛然成次矣是書傳且不朽謙光不竊有榮附哉因識詮次之顚末如此云

推篷寤語卷之一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測微篇上

元薦氏曰究至理若探重淵愈探愈深淵乎微矣孔氏歿而微言絕三代以還世所稱通微之士或鮮然天雖高以管窺之則以管得海雖深以蠡測之則以蠡得理何嘗扞人而使無間入哉不揆淺鄙每希臆度玄遠時時有睽隔輒廢寢食以思曰思能通微豈欺我哉于是思之至深日月居諸積

長洲吳雕書

有鄙見爰紓簡牘爲測微之篇

測象緜之微

埤雅云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又云騰水上溢故爲霧又云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雹董仲舒云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雨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淮南子云天之精雷雹風雨也又云雹激氣也雷以爲鞭策又云天之淫氣則成虹大戴禮云霜陰陽之烝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王充論衡云雲

霧雨之微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由天降蔡邕云露者陰之液也五經通義云和氣精凝爲甘露河圖云赤水之烝上蒸爲霞曾子云陰陽之氣亂則爲霧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名云虹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鄭玄注考靈曜云日旁氣白者爲虹元命苞云陰陽交爲虹蜺倰鯖錄云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詩雲漢箋云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觀此諸籍猶可考信若橫渠正蒙之言特臆度耳

先儒謂陽在外陰在內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陰在外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陰陽和而成雨此非實際若風雷交作雲雨竝至將何以爲解大抵雲霧風雷雨澤皆一炁之所爲作也氣之奔騰凝結小聚則爲風雨雲霧大聚則爲雷霆雹霰至大則爲驚雷飄颶至小則爲煙嵐霾霧雖皆陰陽之炁所成而非如先儒界限之瑣瑣也余嘗駐舟江干早見一江煙霧霧散則風隨之起風少息則雨至于是知一炁所成不可分晰太過

古今稱日月爲二曜然月受日光曜非月出月不足以

配日猶地不足以配天也竊以天地間物惟火日爲外光月水爲内光然日者火之精陽燧可以取火火固日之餘也月者水之精方諸可以取水水固月之遺也外光者主播施内光者主翕受陰陽之義也寔不同其位置矣道家以日光月光星光爲三光則其光雖不相比倫其取義尤安

日月薄蝕自有定數非關人事然天道變於上則人事亂於下氣數使然也若君臣修德則天道雖有薄蝕人事原無變亂故謂之弭災非人主修德宰執修政而日月遂不蝕也亦有當蝕而不蝕者亦觀其所蝕

分數之多寡何如耳若蝕數多庶可爲人事感召若蝕數少只是陽光照耀人目短不能見也

天雖日光大明而未嘗無星辰但光耀而星辰不可見也天雖日光爞灼而未嘗無雨露但陽盛而雨露不能潤也觀日食旣則星見中天日方昊則露潤禾黍是已以此知上天之心雖昭昭小明亦不棄於覆蓋之下以共成照臨之功而雨露之滋潤苟烈日方間則恩及之矣天心之仁愛萬物以此可見

景星慶雲和風澍雨甘露玄霜皆世稱天應之瑞有之乎曰此皆和氣所鍾也若人事乖戾天地之氣舛逆

即諸變異應之于是有大風注雨洪水亢旱及之矣然人主之知戒也固當因災變而加謹尤不可因禎祥而遽怠天地之仁愛也固因人事闕失而加警尤不因人事已修而忽戒

天之氣下柔而上剛愈高愈清愈剛故在上有日月星三光千古不毀剛故也昔有人至天盡處耳中聞剛風旋轉有聲是也地之氣上柔而下剛愈深愈堅愈剛故在下如江湖之底深山之谷多堅剛始皇葬驪山起墳深入黃泉至三百丈鑿之不入燒之不焚始皇詔橫行三百丈乃止可見深處最堅剛也今人稱

神人仙真者亦止浮游虛空九天之上不能到九地之下不能入剛炁所限隔也日月星辰則盤旋於剛氣之中周旋上下運行不息昔人取喻雞子今之雞[illegible]殼其一元之剛氣乎

昭公時慧星孛於大火占者謂宋衛陳鄭當有火災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當同日而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也鄭竟不火然則分野占驗其未可信也然太白食卯竟兆長平之慘太白晝見卒有蹀血之禍則以天兆其亂而人適逢其變也若天道雖兆災而有子

產之修政則何禍之有焉

昔有海舶過南番貿易經海心深闊處日中忽雨霢霂篙工曰此鰍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水若雨耳因悟地中有水天地之氣訢合則地氣載水而升濛濛成雲布之清空倏然而雨氣盛則雨多氣薄則雨少又薄則成霧與海鰍噴氣水散於空而成雨相似況水之騰空亦不甚高數里之外氣所不至則雲不瀰漫雨亦不降若氣盛雲遠則雨亦大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更有異者異苑云晉陵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澳喻翕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

咽祥驗集云韋皋鎮蜀嘗宴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忽虹蜺自空而下垂首於筵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驢霏然若晴霞狀審如是則虹有物能飲食信矣但虹本陰陽交接之氣著爲形色倏忽即沒何以即成物相能飲食此殊可怪殊不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之氣一聚則成形象生動如雨之蛟龍雷之雷神虹之虹蜺風之風母殆不可以常理論如花纔含香則有蟲花方開則無蟲可見只是氣聚

凡十章

測形炁之微

天下之至有力者莫若水雖萬斛之舟千鈞之石載之無難以體柔而用剛故也故水之流下淙淙然聲聞數里搏而躍之則怒而過顙性之剛也火則體剛而用柔故一毫不能承載雖燎原之勢可得撲而滅性之柔也雖然水可受火火不可以受水注水盈鼎以火烹之則沸以手探沸湯則灼而焦爛火入水中故耳火則杯水可救隨注隨滅水不能入火故耳以此可以辨水火之性剛柔之别

天地間有理斯有炁有炁斯有形是炁者形之始也五行之言土即四大之稱地五行之言水火即四大之

稱水火但五行言金木而四大所稱不及者木即水之液金即土之精耳木金既有形可見安得復化而爲物故丹經曰既已化爲質矣欲復化爲物不亦難乎哉四大之稱風以無形也或曰地之質大矣安得謂之無形曰地者氣之聚也萬物皆生於土化於土謂之非然可乎記曰地載神氣神氣流形庶物露生五行皆能生物惟金不生克木故也凡山有金礦銀礦與銅鐵錫諸礦大抵皆是童山不生草木然五金出世久亦能化仍歸於土如銅之綠鐵之屑錫之灰是矣非獨銅鐵錫也銀見火則耗金土奮則黃皆化之

漸也久之亦能澌滅道家謂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
實此比身中金剛不壞之體非世金之論
土雖質巨曝之則燥水雖浩蕩煮之則耗火滅則息風
靜則寂自有質復歸於無質也故有質可見者萬物
之形也無質可見者氣之本體也始自無而生有復
自有以之無生生化化有有無無安有終極不過一
氣之聚散耳
或問洪範演五行曰水火金木土其後太極圖因之子
何獨稱釋氏地水火風之說曰洪範之演五行自形
炁之微著而言也釋氏之言四大自未有形而言也

未有形所以爲形之主若一有形則炁凝而不化安得復化而爲物耶惟釋氏所稱四大則皆屬於炁不入於形惟有是炁故有是形物以之成人以之靈昆蟲以之而化生此所以爲萬形之主宰也言四大則五行在其中矣

水與風一炁也水能負重而風不能負重者水重濁有形風輕虛無形故耳水之濁者爲土土之大至於無所不載土之堅固者爲金金則氣不敗朽萬古如常不特負重而已此清濁浮凝之辨也雖然西域奇肱國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其國人以車乘西風至

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使乘車復歸其國在玉門之西一萬里然則制器得法風固可使負重也與

金遇木則鳴木遇火則焚水遇水則急金遇土則凝以其種類雖分而其源同出於一炁故耳然五行之炁常不相離一行之中又各具五行如土之爲物植之得木淘之得金穿之得水土剛爲石擊之得火是也至如木之爲物鑽之得火擣之得水灰之得土草木火之得水銀即金金之爲物溶之得水鑿之得火淘之得土金之所在則山童即木以至萬物非水不生

木金土火孰非水之所生也萬物非火不化木金土水孰非火之所成也要之品類雖殊其炁未嘗不流通善觀物者能求之無物之先則一元生生之理在吾領會中矣

土與水元是一炁常不相離地中未嘗無水高則不見水而見土至高則爲山爲嶺剛則爲石卑則不見土而見水至卑則爲海海之下雖至深未嘗無地山之高雖絕頂未嘗無水以其兩相附麗也如人之血肉亦自相依非血則無肉非肉則無血

一元之内惟一炁而已炁之屬陰而有質者爲土爲水

土水之中土屬陽而水屬陰兲之屬陽而無質者爲風爲火風火之中風屬陰而火屬陽土深則有水水澄清則有土水與土元不相離也火熾盛則生風風煽颺則召火風與火元不相離也就四者而論之則土水主沉下而風火主升上土水主凝定而風火主流麗土水主濕寒而風火主燥熱在人身則土水主血肉而風火主氣息土水主澄靜而風火主運動土水主收斂而風火主發颺又合四者而論之則土水能留風火風火能戀土水合而成形土水挾風火則剛風火挾土水則柔合而成質及其解散總之仍爲

天地間一氣耳始焉無質終至於有質合而有形復散而無形萬物何有常哉今人見地水火風體氣各殊豈知其中固流通而無所拘滯耶變易而不可爲典要耶非獨如此凡天下有形可見者皆化而爲氣無形可見者皆化而爲形形氣相禪無有止息陵谷變遷安有窮已惟知道者識之

兩物相軋則成聲兩物相盪則生光兩物相摩則成火兩光相照則成水風土相煽則成塵識境相合則成夢形光相射則成影水石相激則成泡雌雄相交則生人物水火相結則生禽獸無兩則一不可見物未

有不由二而成者也一者太極之體也二者陰陽之用也宇宙之內有太極而無陰陽則天下無可見之諸相矣故曰一故神兩故化合一與二謂之三故道家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無休歇

衣搖空得風可以知氣之無所不在物噓氣得水可以知水之成由於氣故知水之為物一氣也風雲鬱興雨亦隨至氣之所鼓也水之積則為江湖非獨水也日中見塵埃飛揚不息則知塵即是氣但是氣中之濁耳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塵閒房閴室久則塵埃蔽之塵之積則為土阜嘗見天色晦冥雖無風塵亦

騰驤蔽障氣之動也非獨土也虛室生風苟乘其隙則面面俱有風射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風風之積則爲巨颶非獨風也鑽木得火擊石得火照日得火懸珠得火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火人亦有火物亦有火火之積則爲燎原是知地水火風一氣也四大和合而成人雖品類至微亦不能外地水火風之氣而生

凡十一章

測神鬼之微

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之謂神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之謂神又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之名義備矣然不知其所以神也適得儒先之論云一物神譬如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思慮擬議而後覺也不覺頓足醒悟知此則知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之義則知齋明承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義

天地之氣聚則靈不聚則不靈聚則明不聚則不明故風雲雷雨之氣聚則靈明而搏擊之威震動矣水火土石之氣聚則靈明而嶽瀆之神顯相矣手足腹心

眼耳鼻舌之氣聚則靈明而心上之經綸顯設矣故搏擊威震未嘗淆善惡也嶽瀆顯相未嘗昧淑慝也經綸顯設未嘗失仁義也若雷雨少氣聚亦少山川小則氣聚亦小人物細則氣聚亦細其變現亦不同

凡靈明之烝非獨大風大雷大雨大江大河大山大地有之凡氣之所聚如大宅院大宮室大營壘大官府其成也若或相之其散也若或推之非偶然也不獨如此凡人有大興作大舉動大建造大更新大聚會大喜慶皆有神明主乎其間其犯也能禍之其順也能福之殊非浪語

凡關榮進戰伐之事動集數千人者則皆氣聚而靈默有鬼神司其予奪非偶然者故蘇子之於方叔猶不能私以科第而豆腐閘應死之兵亦不陣亡於他境也如此則常平之坑卒南陽之貴人豈獨非命也哉語曰長平坑卒豈皆命犯三刑南陽貴人豈是盡逢六合其亦不明於命之玄機者矣

天地間神明布滿虛空非必殿宇土偶所在今人望土偶則致敬在平居屋漏之時則否是未知神之所爲也殿宇土偶所在或反爲淫鬼厲神所依附要索血食未可盡信武當號名山前歲有進香人甚虔自紫

霄遊五龍宮挈一僕與一道士以從半途虎負道士與進香人去止存一僕號泣而歸武當山虎俗謂之巡山虎然則進香人誠潔雖未可知彼道士者何以死哉

襄毅公高夫人戒諸子曰汝父一生守正不阿是以權奸雖欲加害而竟無禍患人正神祐未必無謂汝輩但居官勿妄進取處家勿妄作爲則自可以致福比我所目見汝父者汝愼勉之噫人正神祐語誠有見所當服膺

庚巳編范益精於脉藥仕元爲大都醫官年七十有老

嫗請治疾欲往西山以老辭老嫗攜病女至皆少艾益胗之曰何以俱非人脉嫗吐實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故來求救耳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禁城中萬神呵護爾醜類安得至此嫗曰眞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於彼故吾輩不妨出入是時

高皇帝已龍潛淮右云觀此則王畿所在神明呵護妖類固不得而蟠據也

神明在空觸之則感金石在懸叩之則鳴人於平時或未覺也若遇水火危急或負屈至極者則神明時時

顯現厥有明徵吾鄉有一惡奴忘其名其主父死𡈽
二子方貧薄僕之父子反饒裕設宴賀生而不及其
二主二主當衆辱之奴父子銜恨誣駕以盜欲絕禍
種解官被刑慘毒自誣服二子仰天呼曰寃哉我實
非盜而何使我至斯極也是日公吏數輩押赴其家
搜贓杖奴父子已潛置贓杖於其家矣晚宿春申江
眞武祠下賄公吏綁縛二主於柱方臥閒其子覺曰
蛇緊纏其足大叫衆起視之投蛇於甕用紙密札其
口待明視之則朽繩也衆始知其寃以甕解官寃遂
白是時郡守軫峯熊公令取父子於獄命市衆得共

擊之須臾而斃

人見山之崩川之竭與夫人物禽蟲之異形者率咤以爲怪不知苟有形可見者皆有神氣充乎其間亦有知覺運動非直塊然無知識者山氣走則崩水氣空則竭人物禽蟲氣乖戾則爲幽怪亦理之常故土亦能生山亦能移石亦能長水亦能決鍾亦能飛石亦能立神木無祭祀封爵則不行麒麟騶虞鳳凰神龜靈芝非國氣家氣盛旺則不生皆有神主乎其間也

人以物視物故窒而不通聖人能以神視物故變化不窮通於萬物之性

余嘗問客曰天地有知乎曰不知天地無知乎曰不知客問於余余應之曰有知曰何以知天地之有知也曰以人與物知之天下之事不知其母視其子不知其源視其委人者天地之子氣也物者天地之委和也民所以能視聽聰明者非人自能聰明也天假之聰而人得以爲聽天假之明而人得以爲明天地得其全而人得其偏天地得其大而人得其小耳人知人之聰明而不知其自天地之聰明中來然人之聰明猶滯形器彼天穹窿在上彼地含弘在下何物之聰明似之一聽而迅闢四遠一視而朗照十方所謂

人間私語天聞若雷非誑語也不媿屋漏君子尚知慎之

鬼物之假託非獨生人也即如世間崇奉諸佛諸神塑像大都鬼物所共依附顯見福禍以要崇信殊不知諸佛諸神俱以虛空清靜顯化世間接引濟度迷蒙豈逞胸臆以施福利降刑禍於善類也此必無之理吾夫子敬而遠之之訓眞千古不可易也

世有鬼物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多假託名公卿才士人以要香供索廟食大都依約故態造作前言宛若其人復生及究其眞則實非其人也然則所謂其人

者何以寂無所見而鬼固能託之以爲資也蓋生人在世聰明正直英雄豪傑之士死則復入陶鈞沉滯而爲鬼物者蓋少惟世間有一等淫厲之氣魑魅魍魎之屬自能爲鬼或有負屈銜冤之人浮遊虛空與聲塵相爲上下者亦能爲鬼固非與世間正直英雄之氣可倫比也明理之士尚其察之辨之勿惑

鬼物以術煉致之又能使附耳而爲報縮地而爲近寄人而爲夢空中而使言能使負重能使移物能使飛砂能使代杖能使魅人能使成江河能使成丘阜能使身飛走能使致水火種種不可說皆鬼物之所爲

也此等事世間多有然不能以正則反為鬼所侮卒為鬼斃此費長房所以見殺於鬼也此又學術者所當知

妖鬼之附人吾目見有二事其一徐氏女年甫十五六頗有媚色一夕夢數官府乘轎馬簇擁而來呼而與語欲令同去彼女堅執不往明晨沐面即照見水中有官府張蓋者如昨夢數日復見夢挽手書字於臂厥明見左臂側有二夫人三字紅如血染不半載其女暴殂其一女巫年十五同母嫂車戽水次忽為鬼附凌水而歸衣履竝不沾濕歸而斷其織家以為狂

也不復顧一日出至水次有神像版自水浮來近女女取之歸謹事之不數月遂有衣飾之饒鬼語病家使請致之竟爲巫斷疾患頗驗其餘耳聞爲鬼所憑者不可勝數也姑記之以俟明達者詳焉

嘗聞有一妖鬼抉人魂而遊行者約與同往數百里外觀一美女凌晨而往令魂閉目恍如在人屋簷上行頃刻卽至其地美人方熟睡彼此共觀讚嘆少焉天色幾明仰見虛空中滿空神明不敢行隨隱寺前旛竿之側竟日日將沒時方盛暑與魂約至寺前水池沐浴方入池見金甲神人操鐵錘錘之遂隱入水中

少頃天暮乃得歸大抵鬼物俱不敢晝行以晝有神明故也想吾人所見日月照臨神光晃晃赫赫者非鬼所謂神明者耶卽此可以知鬼神之情狀已

世傳鬼物能先知人貴賤禍福此未必然蓋緣貴人多有陰神隨侍福神多有善相相從鬼物見其侍從故能先知其爲貴人也昔有貴公微時過廟鬼見輒避匿夜託夢巫者云能爲我立一屏廟前庶可得安巫問故云彼貴人有陰神隨從我輩不敢見神也巫爲立屏復夢來謝如此則鬼非能知貴人能見貴人之擁護耳

一人能爲一鬼萬人能爲萬鬼則鬼充塞天地矣一物能爲一鬼萬物能爲萬鬼則鬼彌綸宇宙矣故知一元之炁升降上下凝聚而爲人及其散也復入陶鑄而爲人與物惟平生修心煉性留下工磨煉者其氣堅固卒不易散亦有投胎奪舍者以及英人傑士聰明正直雖不修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亦能游行鑒觀四方常住不散理亦有之下此則臨死負冤銜恨之子非有慰解亦不消散但鬼亦有飢餓窮苦諸厄非如莊子所謂南面王樂者觀其要索施食焚楮可見大抵鬼不託化亦其苦趣

鬼物之變態不常頗窺傳記時有相類者可以見其情狀也有魑魅魍魎之怪其形甚巨而長望之有形即之無踪遇之多致凶禍此天地間之淫厲氣也有人死而成形者夜遇之多爲所壓口鼻塞土或時致死遇人則鬼物遁去可救有物久而成精者凡物在世年久得人精多率能成怪如草木器物之類可躡蹤而得斧碎火爐則除有人死據丘墓以爲宅者夜遇其處多見高門巨室陳設盤飣其僕從卽冥紙從人爲之明晨始知墓處有人死爲魅以迷人者精氣未散婦人遇之多病狂惑歌舞目見其人之至而他人

却不能見此可以靈符鎭壓而除又鬼物夜遇人則隨之行伺便魅之人有覺者卽緊抱之或堅負之行天明多化燼木朽炭或化爲羊之狀又有花月之妖乘少年之慾心則魅嘯梁之鬼據院宇之空閒以居如此之類萬有不齊有莘之降伯有之厲何代無之君子但須臨之以正付之不見不聞可也

嘗聞閩中一公館素稱妖氣客不敢宿一士夫過之性素剛正云是焉有此我可卽宿館人阻之弗得乃仗劒坐廳事令家人悉就寢少頃一老人來謁稱是土神云素苦妖氣請公掃除公偉其言令擒至麾劒連

斬數首土神不見明晨喚家人家人不應乃所斬者父母妻子奴僕也悔恨自縊而死其與邑丈人因黎丘奇鬼刺殺眞子之事何以異哉噫彼士夫者亦可謂正而不知矣一土神能擒之一過客能斬之何足謂妖哉

綠雪亭雜言疑劉阮天台遇仙之事曰二女既仙必能離慾豈肯不有其躬而與塵寰採藥之夫自爲伉儷哉或者山精狐魅幻化以迷之耳其曰劉阮還家子孫無有存者此乃述齊諧者之附會也余聞自炫其身欵語移時即薦枕席者大抵皆狐類然亦有仙女

鬼女不可一類推嘗聞秦中一方士云仙女風溫香狐女風腥香鬼女風冷香以此辨之自得

凡深山峻嶺中多有光怪乃山中之炁所幻耳有一貴宦自四川入貴州界日晚昏黑中過一嶺計尚有二十餘里始至郵傳秉夜而行起伏山谷中行十許里山逾深心恐甚望見火光百餘炬隊隊而來意必驛遞之近也既近非人所攜乃火光散見林薄間者或起或滅不計其數三鼓始至驛其火亦不見余謂山中之炁無所發洩則夜光而爲火地中之炁無所發洩則湧而爲泉水火一氣也人顧信泉而不信火何

與

我松張溦山公判溫州時與其配陸夫人之任夫人故

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天色已暝勸甚欲少

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瞷之見一老嫗

方擁罏一少婦方織絍聞叩門聲出迎公誡其下曰

吾上任之辰在明旦不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未

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

嫗顧謂婦曰何不治茗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

兩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

亦群聲大呼向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存空林而

已可見山中光怪每每有之不獨火光爲然也夫人之次女卽庠友趙吾緑之外母時爲予言甚詳非妄土地邪妖不正之氣隨地發現不同今南方荆楚吳越閭人率家祀五通北方齊魯燕趙閭人又率人祀靈哥俗謂之魯橋仙諸處崇奉不同其爲不正之氣一也此神多能移攝財物侵淫疾患及能魅人爲夫婦交合之狀魅已則止家有犯者百計不能袪故俗長奉惟恐後但人家方隆盛及貴富人福厚者彼自不能干雖然一正可以驅百邪所干者大抵妖媚婦女及淫邪少年耳

妖不勝德其轉移在一念之間嘗聞有涖郡事者郡治後有小神祠前守率歲時祭賽不敢怠彼堅不肯賽曰豈有爲守而顧爲神所挾耶夢神謂曰不祭將殺汝長子已而長子亡又不肯賽復夢曰不賽且殺汝次子已而次子又亡其妻苦勸之乃具祭祭已羊豕牲醴之屬頃刻昏黑盡亡去守曰是必有妖物躡之得其蹤掘穴有老狐焉鐵鑠於廳事之左問二子所以亡故彼曰是命應死特假此要福耳因歷願入諸可欲如貨財美色珠玉等類以贖罪俱不應復曰願入諸古今名畫古書以贖不覺應曰諾即不見竟不

可復得可見妖鬼所以得去與不得去者在人一念間耳欲之不可不愼也如是

宋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僊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大抵老狐能魅人以覬久生能變化但未聞有前知貴人者然則狐能前知固獸中之仙與

人言千年楓樹化爲羽人信夫昔有一道者入四川深山中依大樹棲息旣久忽日有五老人揖道者言曰

吾輩近有大難仗公扶救道者問之曰五人生此山久矣明晨有奉　朝命採吾輩者過此故來告公耳道者曰諾淩晨治茗具至道口迎採木者問所欲曰山有五樹貧道所庇息幸勿採採木者喜命匠者一山俱勿伐至今立廟祠焉噫樹本無情千年化爲有情則夫貞女化爲石千歲之狐化爲美婦又何可勝道哉

凡二十六章

推篷寤語卷之一

長洲吳曜書
袁宸章權刻